



92598

賴古堂文選卷十二

周在梁園客

豫儀

周在

浚雲客

鈔

徐霞客傳

徐霞客者名弘祖江陰梧棲里人也高祖經與唐寅同舉除名寅嘗以倪雲林畫卷償博進三千手跡猶在其家霞客生里社奇情鬱然立對山水力耕奉母踐更繇役蹙蹙如籠鳥之觸隅每思颺去年三十毋

賴古堂文選

卷十二

一

遣之出游每歲三時出游秋冬觀省以為營東南佳

山水如東西洞庭陽羨京口金陵吳興武林浙西徑

山天曰浙東五泄四明天台鴈宕南海落迦皆九案

衣帶間物耳有再三至有數至無僅一至者其行也

從一奴或一僧一杖一蓆被不治裝不裹糧能忍饑

數日能遇食即飽能徒步走數百里凌絕壁冒叢菁

扳援上下懸崖綆汲捷如青猿健如黃犢以荃巖為

床席以蹊磻為飲沐以山魅木客至孫贖父為伴侶

縹緲窮鄉口不能道詞與之論山經辨水脉搜討形

勝則劃然心開。居平未嘗攀悅爲古文辭。行游約數
百里。訖破壁枯樹。燃松拾穗。充筆爲記。如甲乙之簿。
如丹青之畫。雖才筆之士。無以加也。游台蕩。還過陳
木叔小寒山。木叔問。曾造鴈山絕頂否。霞客唯唯。質
明已失其所。在十日而返。曰。吾取問道捫蘿上龍湫。
三十里有宕焉。鴈所家也。板絕磴上十數里。正德間。
白雲雲外兩僧。團瓢尚在。復上二十餘里。其顛罡風
逼人。有麋鹿數百羣。圍繞而宿。三宿而始下。共與人
爭奇。逐勝。皆此類也。已而游黃山白岳。九華。匡廬。入
賴古堂文選

卷十二

二

聞登武夷。泛九鯉湖。入楚。謁玄嶽。北游齊魯燕冀。嵩
碓。上華山下青柯坪。心動趣歸。則其母正屬病。嚙指
相懇也。毋喪服闋。益放志遠游。往還萬里。如步武耳。
繇終南背走峨眉。從野人採藥。栖宿岩穴中。八日不
火食。抵峨眉屬奢酋阻兵。乃返。隻身戴笠。訪恒山於
塞外。盡歷九邊。阨塞。歸過余山中。劇談四游。四極。九
州。九府。經緯分合。歷歷如指掌。謂昔人志。皇官輿地。
多承襲傳會。江河二經山川。兩戒自紀。載來多囿於
中國。一隅。歎爲崑崙海外之游。窮泥沙而後返。小舟

如藥。大雨淋漓。要之登陸。不肯曰。譬如。閭。泉。暴。注。撞。擊。肩。背。良。足。快。耳。丙子九月。辭家西邁。僧靜聞。願登雞足。禮迦葉。請從焉。遇盜於湘江。聞被創。死。函其骨。負之以行。泛洞庭。上衡嶽。窮七十二峯。再登峨眉。北抵岷山。極於松潘。又南過大渡河。至黎雅。登瓦屋。曬經諸山。復尋金沙江。極於犛牛徽外。緜金沙南。汎瀾滄。緜瀾滄北。尋盤江。大約在西南。諸裔竟而貴。竹滇南之觀亦幾盡矣。過麗江。憇點蒼雞足。瘞靜聞骨於迦葉道場。從宿願也。緜雞足而西。出玉門關數千里。賴古堂文選

卷十二

三

至崑崙山。窮星宿海。去中夏三萬四千三百里。登半山風吹衣。欲墮。望見外方黃金寶塔。又數千里。至西番。祭大寶法王。鳴沙以外。咸稱胡國。如述盧阿。羈諸名。繇旬不能悉。西域志。稱沙河阻遠。望人馬積骨爲標識。鬼魅熱風。無得免者。玄奘法師受諸魔折。具載本傳。霞客信宿徑返。如遁莽蒼。還至峨眉山下。記估客。附所得奇樹。此根以臙。并以遡江紀源一篇。寓余盲馬。貢岷山。導江乃汎濫中國之始。非發源也。中國入河之水爲省。五入江之水爲省。十一計。共吐納江。

倍於河。按其發源河自崑崙也。北江亦自崑崙也。南
非江源短而河源長也。又辨三龍大勢。北龍夾河之
北。南龍抱江之南。中龍中界之特短。北龍抵南。向半
支入中國。惟南龍磅礴半宇內。其脉亦發於崑崙。與
金沙江相泣。南下環滇池。以達五嶺。龍長則源脉亦
長。江之所以大於河也。其書數萬言。皆訂補蔡經廊
注。及漢宋諸儒說解。禹貢所及。余撮其大略如此。
霞客還滇。南足不良行。修雞足山志。三月而畢。麗江
水太守。侍餼糧。具肴輿。以歸。病甚。語問疾者曰。張騫
賴古堂文選

卷十二

鑿空未覩。崑崙唐玄奘。元耶律楚材。衛人主之命。乃
得西游。吾以老布衣。孤筇雙屨。窮河沙上。崑崙歷西
域。題名絕國。與三人而為四。死不恨矣。梧下先生曰。
荷柳公權記三峯事。有王玄沖者。訪南坡僧義海。約
登蓮花峯。某日。屆山趾。計五千仞。為一旬之程。既上。
爍煙為信。海如期宿桃林。平曉。岳色清明。佇立數息。
有白煙一道。起三峯之頂。趨二旬而玄沖至。取玉井
蓮落葉數瓣。及池邊鐵船。少許。遺海負笈而去。玄沖
初至海。謂之曰。茲山削成。自非馭風馮雲。無有去理。

玄冲曰賢人勿謂天不可登但慮無其志爾霞客不
欲以張騫諸人自命以玄冲擬之竝爲三清之高士
殆庶幾乎霞客紀游之書高可隱几余屬其從兄仲
昭辭勘兩存之當爲古今游記之最霞客死時年五
十有六西游歸以庚辰六月卒以辛巳正月葬江陰
之馬灣

楊繼宗字承芳山田陽城縣人性齷介剛鯁少讀書慨然慕包待制之風登天順丁丑進士授刑部主事時福建司淹繫數百人尚書軒公輒命繼宗往鞫不旬日爰書畢具曲直咸得其情錦衣衛千戶李銘愛孽子欲奪嫡子爵誣嫡子不孝繼宗鞫得實釋嫡子河間府獲盜遣里甲張文郭禮械送中盜盜逆於法解從縱盜者罪同盜文知郭禮有老母在乃啼嗷慄慨謂禮曰吾二人俱死無益吾爲盜若爲解從庶可

賴古堂文選

卷十二

六

全若母子禮泣而聽之抵京械張文詣刑部繼宗察文言動疑非盜再鞫悉其狀大奇之立釋兩人別遣役踪跡逸去盜卒獲之於是繼宗聽斷之能赫赫中外迨嘉興缺知府王忠肅公劾以繼宗薦乃命知嘉興嘉興苦賦稅科徭煩重且輸派叢弊每夏稅視秋稅僅百一里胥當盛夏追呼小民往往廢耕種至不堪暴斂逃竄繼宗立法併于秋糧中徵之歲計通郡丁田大數應科徭役者幾何人應輸金者幾何酌其額頒之各邑田多力寡者俾出銀定爲柴薪皂隸之

類。田少力多者。俾出力。定爲祗候。弓卒之類。自是民無漏報。官無擅科。然繼宗尤以聽斷著稱。凡纖細曖昧。他人窮年不能晰者。繼宗決于咄嗟之間。尤執法不少假貸。性強記。郡民一見問姓名。雖數歲無不識者。秀水周可立。以負罪匿。繼宗嘗識其人。數歲後更名立。復充他圖。老人以事謁繼宗。繼宗曰。爾非久竄之周可立乎。可立股栗服罪。郡土豪張某。號張四凶。窩盜肆惡。一郡患苦。家鉅富。權要多爲耳目。一日劫桐鄉縣官絹。繼宗收捕置重典。當道力庇而欲脫之。賴古堂文選

卷十二

以張無失主爲詞。繼宗厲聲曰。朝廷是失主。又謂無原告。繼宗笑曰。知府是原告。當道語塞而止。某富民厭其僭貧。賈賄權宦求准詞悔婚。繼宗以大義拒責。權宦求益力。繼宗忍曰。如是當令某輸二百金爲罰。聽別擇婚。權宦喜。語富民。富民輸金如數。繼宗忍持金召貧僭曰。以此資汝婚。速擇期。富民愕。欲置辯。繼宗曰。汝悔婚以僭貧。恐病汝女也。今得汝助僭。不貧矣。一郡大快之。時繼宗雖以執法。故見憾於諸權貴。頗自負其剛鯁。益甚。御史孔某。按部至嘉興。氣酸不

可嚮。適箠殺無辜甚衆。繼宗榜示嚮曰。告孔御史者。赴府。孔大恨。更久駐不去。箠殺人如故。繼宗忍具輿馬。戒舳舻。呼夫役數十人。送孔御史。至御史堂。呼曰。郡困。慙不足供。大人脯資。願奉大人。行矣。御史愕且恨。然不得已。登輿。俸驅輿。直入府私署。抵卧內。搜索。僅獲救衣一篋。圖書救卷。御史愕。且恨且愧。遂去。中貴人以織造至。在也。郡暴橫。要重賄。聞繼宗名。憚之。繼宗遣逐於境中。貴人問繼宗何嗜。逐者曰。嗜麪。飲酒乎。曰。稍飲。乃設麪具酒。俛繼宗于舟。至則款飲已。

賴古堂文選

卷十二

八

出金爵行酒。繼宗手其爵笑曰。君用此。朝廷用何物耶。吾百姓貧。不能支君奢侈之費。中貴人愕然失色。竟不敢固。然孔御史與諸權貴中貴人輩。益大恨。繼宗。值繼宗入覲。不持一縷。亦不投一刺。諸權貴遂以韓叅政某分守嘉湖。謀中傷繼宗。先是郡邑歉。道殍接踵。繼宗發倉粟賑之。全活數萬。韓以此罪繼宗。擅用倉粟。據几爲牘往按。吏書牘。竟持展閱。忽狂風大作。揭牘至空中。旋繞飛揚。韓仰視。聞方指呼群吏。俄蒼鷹振天而來。數十鷹從之。如相嘯。命攫其牘。或斥。

或承轉盼紛如兩紙韓怒曰若固楊繼宗黨耶吾將
親往按怒而登舟甫登舟群鷹復至若詬詈于舟之
前後左右俄而百俄而不知其數韓益怒呼兵勇群
獵之弓者弩者彈者石擊者網者手益多鷹益衆韓
猝無可柰何忽一老鷹拳而下擊於韓韓急以手蔽
面鷹又倏攫其冠而去至空中衆鷹爭相爪啄如其
膺然於是韓乃駭異事遂獲寢在郡滿九載考擢浙
江按察使浙素習繼宗之黨介而鯁貪酷吏率望風
解綬鎮守中貴暨藩臬諸司循往陋取供億民間繼
賴古堂文選

卷十二

九

宗至悉葦去常積倉大使十餘員以虧糧見繫鬻子
女不能償繼宗憫之而莫喻其故適倉官送月俸至
溢于正數者四五斗繼宗悟因語僚屬曰俸者民之
脂膏也食之而能盡職尚有天殃况敢食其羨食其
羨是食倉官之子女也僚屬咸惕然願捐俸以釋大
使罪無何丁母艱繼中貴江直往吊繼宗衰絰立墓
次直趨至墓持其鬚曰比聞楊繼宗名今貌乃爾繼
宗曰其貌固陋但虧體辱親未之敬也直心邇之司
禮張敏亦汪直黨其弟慶鎮守浙江憾繼宗偃時以

語中傷上前。賴上知其黨而免。敏與慶又皆心畔之制。終詔起右僉都御史。巡撫順天。當成化間。皇親勳衛賢中貴。多暴橫。共管庄家人。侵占官民田土園圃。無算。繼宗至。訟訴旁午。悉奪而還之。會星變求言。繼宗抗疏。歷指內臣及文武大小臣貪殘狀。於是前後恨繼宗者。假疏濬河源事。誣陷甚力。中貴直與敏與慶。復從中相助。遂左遷雲南副使。雲南洞徭猖獗。官軍數萬。臨之不能下。繼宗毅然請往。署其旗曰雲南副使楊繼宗。衆見驚相告。遂羅拜曰。聞公名久矣。今賴古堂文選

卷十二

十

至此。其筭再生日也。諸洞帖然信畏。俄擢湖廣按察使。下車未視篆。命祗候汲清水數百斛。洗刷梁棟門礎。公座。與其堂下磚石。曰。吾以滌貪污之氣。尋陞左僉都御史。巡撫雲南。繼宗去雲南未久。都布按諸司皆舊僚友。蒞任日。舉公禮。祭拜畢。忽降階再拜曰。明日。宰相諒。諸司愕不解。所云。明日。疏諸司中貪酷不職者。八人奏聞。悉落職爲民。已繼宗遂卒於雲南。時弘治元年十月也。計開。特遣有司致祭。繼宗在嘉興。僅携一蒼頭。及撫雲南。亦僅蒼頭一人。隨嘗語人曰。

自古名公鉅卿何限。至海內童穉婦女。獨稱包待制。包待制。吾慕之。而未能企及也。然識者謂繼宗生平實無愧于拯云。

外史氏曰。孔子稱未見剛者。吾于繼宗見之。繼宗德威感懾。賴以保全尤衆。當司馬項襄毅官總憲。其僑千戶沈楨。怙勢爲惡。繼宗每升堂。食白牌。令隸立府橋曰。告沈楨者入。月餘得狀百許。然亦未有重情。乃密緘狀于木匣。召楨父子戒之改過。及秩滿。持匣付架閣吏。曰。郡有大事。啟此。後項罷歸。東廠訪奏楨惡。

賴古堂文選

卷十二

十一

蹟。將加籍沒。吏持匣至御史某。御史據實擬楨。遠戍已而嘉興人欲爲繼宗立廟。楨子輪首輸金。曰。吾家得免籍沒者。公之賜也。然則繼宗豈徒以搏擊見能者哉。繼宗所至著聲。而功名尤盛于爲郡。故子錄嘉興之事獨詳焉。

朱公之馮徐州人也。入順天大興籍。中天啟五年。進士。崇禎初。賊至徐。四掠。公夫人馮氏罵賊死之。公上疏曰。婦事夫。猶臣事君也。臣婦不負臣。臣敢負國。臣之不國。願如臣婦之于家也。請改名之馮。蓋公故名。禁。至是始名之馮。云崇禎十六年。以僉都御史巡撫宣府。是時。李自成已陷據陝西。自山西以東。達京師。皆震。自成方僞行仁義。民愚。望風歎漬。未至咸望。其來。公念宣府爲京師門戶。宣府失。則京師危。乃單

賴古堂文選

卷十二

三

騎馳至鎮。部署城守。十七年二月。自成長驅犯河東。至寧武關。守將總兵周公遇害死之。賊遂益東。寇宣府。先是賊寇寧武。周公數大戰。殺賊精銳且盡。自成懼。謀曰。大同宣府兵十倍寧武。儻守將一人如同將軍。大事去矣。于是欲且退。而大同總兵蒯鑲降表至。宣府總兵其降表繼至。賊喜。遂東陷大同。巡撫衛景瑗。總兵朱三樂。督糧郎中徐有毅。朱家仕。生員李若葵。死之。賊遂犯宣府。時公日以忠義厲軍民。畫城分守。誓與存亡。日樵牛亭上。縣重賞以待有功。而某既

陰降。兵民又感流言。盡願降。無一肯守者。反懼公不從。爲禍甚。公欲以降城獻功。懼公壞其事。乃固請公守北城。以北城不當賊衝也。公則以北城近山難守。自當之。公知人無固志。慮京師失北門。密詔請重兵駐居庸。賊謀聞之。流言曰。撫院以人心離散。請兵來屠矣。宣府人益惶惑。會朝廷遣一將軍出關也。保安人人謂兵來勦。已益驚譁。洵洵賊至。太監杜勳。緋袍八鬪。郊迓三十里。而恭總兵與俱迎降焉。杜勳者奉命監視鎮兵太監也。公在北城。望見賊至。急命左右

賴古堂文選

卷十二

十三

發礮。咸叩頭曰。願聽軍民納款。公憤甚。謂曰。爾曹發之一礮。可殺賊數百。賊退有功重賞。卽不退。令賊殺我。無恨。曰。賊已入。擊之無益。塗炭百姓。耳。公憤極。自引火發礮。而城上所設火藥。率空礮已陰去鉛子。或堅塞礮口。舉火。火不發。衆力扼其手。擲炬。炬痛。張南向。拜曰。臣不意天下事至此。家人請家書。揮去。自縊。城樓賊登城。舉尸投城外。時三月十一日也。明日夜。賊留其黨權將軍黃賊。以三千人鎮宣府。拔營至居庸。則監視太監杜之秩迎降。盡陷京師。未幾。宣府舉義。

擒賊誅之。初，公代巡撫李鑑爲巡撫，賊至，李公尚留公死。李公及削職總兵王應暉、參將楊某俱在。乃密謀舉義。五月朔，楊參將夜率敢死士破帥府，即卧榻擒權將軍。又擒所置果毅將軍等，餘三千人皆藏焉。求公尸于城外，死五十日矣。面目如生，無一人守視而烏獸悉遠避不敢近。乃棺飲以殯，祭焉。以旣時中配享。軍民悔而思公，無少長。日夜奔哭，擇地以塋。時中塋公旁。時中者，宣府博士弟子，員也。賊至，衣巾縊孔子廟。題壁曰：殺賊無權，偷生不義，妻子無知，付之

不計云。初，周公遇吉之，守寧武也。賊力攻，周公開門出戰，殺賊萬餘人。賊敗而復集。周公復力戰，賊死者數千人。會火藥盡，賊益攻。或勸以款賊。周公曰：「戟三日，殺賊萬餘，何怯耶？能奮勇破賊一軍，盡爲忠義，萬一不支，縛我以獻，若輩無恙也。」于是復開門奮擊，又殺賊數千人。賊惶懼款退，或教賊以十敵一，乃更番迭出。賊去，帽以識別。見有帽者擊之。周公力竭，關城陷。乃率兵巷戰，民皆來自爲戰。矢亦盡，以瓦石徒手奮擊賊。尸橫地，血流有聲。而周公兵亦殺傷且盡。周

公猶揮短刀力鬪被流矢乃見執大罵縛于市磔焉
夫。人。率。嬰。妾。乘。屋。禦。賊。猶。殺。死。無。辜。賊。遂。縱。火。燒。雞
犬不遺。蓋自賊之出關。河東郡縣閉鎮。莫不欲降。其
苦戰死守。無一如寧武者。自成歎曰。使守將盡。周將
軍。吾安得至此。謀宵遁矣。不敢窺宣府。非杜勳。巡降
其獻表。則賊必退。自山西以東。猶國家有。朱公繕完
守禦。而宗師備豫。四方未至。瓦解。天下事猶可爲也。
王巖曰。崇禎初。奄人禍方烈。乃不動聲色而剪除之。
及其後。竟信任失人。卒叛降賊。而國亡矣。哀哉。朱公
賴古堂文選

卷十二

十五

守孤城。當人心離散之際。予自發廠。復掣其肘。力盡
身殉。蓋素志然矣。當其感激賢婦。易名自矢。其豫知
死所哉。周公藏賊。精銳幾盡。障蔽燕雲。天下幾予不
亡。悲夫。

金鉉字伯玉武進之剡村人也。因狗節謚忠潔。人稱金忠潔。云初以順天籍領解成進士。時年十九。自以爲不習吏事。請改教授。其大父戶部主事汝升舊多藏書。乃與弟銔日夜讀之。繼擢國子監博士。遷工部主事。先是時明懷宗已誅魏忠賢。而太監張彛憲等旋用事。至是而賊李自成兵始熾。添內餉。命彛憲總理戶工錢糧。建別署。忠潔曰。此天下存亡之機也。柰何。誅忠賢復任一忠賢。且我爲工曹。必將屬視我矣。

賴古堂文選

卷十二

六

乃抗疏言。先言彛憲既有獨踞之庭。必強二部郎官。爾匄進謁。挫士節。辱朝廷。疏上不報。而總理已建署。果檄郎官以謁尚書。儀註見復上疏。因爭之。旨諭職事相關。自當禮見。餘不必通謁。金鉉亦不得激陳。彛憲意甚得。與其黨議接銜郎官禮。或曰。視尚書當稍倨。憲曰。吾當稍恭。而銜金鉉倨耳。金遂集諸郎官倡議曰。職事可令祿吏移之。吾曹有一人登彛憲堂。卽屬彛憲假子。毋許入孔子廟。當提吾靴擲腫共面。辱之朝堂。于是諸郎官詣尚書各請以公事出。至期彛

憲坐堂。皇黃衫。緹衣。倡贊罪。但見更不見。卽官曰。請尚書。始來乎。待午。予久之。又不至。乃恚曰。避金。鉉不卽來。待晚乎。命小豎竊伺門外。望扇導來。卽報已而馬蹄前後過之。無一人入者。乃大慙憤。借驗放十六門火器。誣指十八位。無火門。劾以故悞軍機。曰。必殺鉉。會尚書爭之力。僅削籍。歸家居。益與弟鏞盡讀所藏書。尤善易學。而父汀州太守顯。毋恭人。章更時時慰勉之。至父死。服闋。復起爲兵部車駕司主事。分守皇城。益修城守火器。時崇禎十七年二月也。李白成

類古堂文選

卷十二

七

已陷大同。而宣府鎮方有太監杜勳監視。又上疏曰。宣府京城之蔽。宣府不救。慮在京城。撫臣朱之馮。忠勇足恃。恐受內臣之掣。請亟撤之。并撤居庸關。監視不聽。至三月。果聞杜勳以宣府逆賊朱彪之囚。哭語弟鏞曰。令我哭未公數日。後汝曹旋哭我也。及賊至居庸關。太監杜之秩果復迎降。遂進薄鞬義門城下。杜勳繼城上。入見大內。惟張皇賊勢。以逼帝。遍語諸璫。謂吾黨富貴自在云。忠潔則倉皇點禁兵。燧謀匿毋。因哭告毋曰。鉉守皇城。城亡當與偕亡。今日從毋。

乞此身殉王事。母曰：「意以謂汝讀書知大義，乃今始向我乞身哉！」且我命婦，與汝偕勉之。汝魂還，當會我井中。趨之出，又命僕追往，以朝衣隨之。見賊入京城，殺監察御史王章于城上。王章亦武進人，字芬洲。與忠潔素厚，方爲之啼嗟。數覿見市中宮人，遍至言賊入皇城，帝后已死社稷，欲趨入宮。又傳聞提督京城太監王承恩從死，曰：「微獨吾鄉王御史也。若輩中尚有一人知大義者，遂衣朝衣投御河死。時有呂胖者亦內監也，儒然而至，兩手反接而睨視之，曰：『是金賴古堂文選』」

卷十二

十一

兵部耶。是人素不居我輩下人，而豈渠能死吾獨不能死哉。渠生欲遠我，我偏近之，亦自沉于此。僕以莽告其母，母曰：「莽哉！鉉既不愧王公，又能使呂監死莽哉！鉉也會我井中矣。」急正冠被投井。忠潔奏王氏隨之下，遂與俱死。餘隨收葬，隼焚其書而長慟曰：「吾母乎！吾兒乎！此時嘗相見而相依乎！哀號數日，又灰井中。其後清兵至，家人請入皇城，求掃忠潔屍，已與呂監骨相雜，不可分斂。而皇城又不得入，觀竟合兩骸。」

蔡壘御河堤

金毓峒字鶴冲保定完縣人也少有才父某明神宗時舉進士以長厚有重望官戶部尚書郎每顧毓峒謂曰人各有時若而父僅以長厚聞此非孺子所宜學也以故毓峒爲諸生已有志圖濟世方略及舉孝廉益發憤思所以濟世者數上春官不第志愈堅家居與從子振孫游最善而振孫者亦少有才能文章負氣畧無所事而常有怒色以副科舉明經非其好也去而學騎射與毓峒官次當世事輒慨焉數興白

賴古堂文選

卷十二

七

悲歌而屬其叔舞劍崇禎七年毓峒始成進士官中書科舍人遷湖廣道監察御史卽上疏言寬徭益誅斃將伸士氣清銓衡旬日間凡四上而四報可已而出按茶馬駐洮河西寧間時闖賊奪自成兵方窺臨洮畏也不敢進憲曰金毓峒不死則陞耳何爲久居此耶臣去後而兵入境懷宗嗟嘆悔不留毓峒于秦十七年召對便殿賜茶賜宴草詔命監宣大諸軍甫出都宣大報陷因命留守上谷扼畿南重地而賊兵已壓保陽遂微服冒矢石馳一騎至保陽夜見張光

祿于私第曰此與公廟食之地也遂爲盟卽日散家
資千餘金犒士卒分守城之西門是時抵孫亦以騎
射舉于鄉矣相見泣下士卒見者亦泣下有以飯羹
餉者振孫厲聲曰滅此朝食卽挾矢登陴連射殺賊
將數人賊患而圍益急于是毓峒妻王氏携二子囑
抵孫之弟肖孫曰夫子一且有變我不有釋未亾人
爾惟善護爾孤毋絕夫子祀又盡檢幄帳金飾曰此
天子家物當爲天子家用之隨篋送毓峒犒士卒士
卒聞者又泣下至賊百計誘降始知守者爲毓峒相

賴古堂文選

卷十二

二十

顧失色曰此向年茶馬御史也從天來耶歆引去會
傳官十九日都城已破遂留而城中始有異心毓峒
慟哭曰若爾正當爲君父報仇懸銀牌四十令擊賊
者自取之是日城門一開斬賊首數百級又出其營
厄輦帶以勞師忽火箭射中城南樓樓焚馳救火火
未熄賊兵皆登城遂率振孫巷戰一綠衣者執毓峒
去項已麾下皆脫戎服自悔獨振孫銀鎧金鑿帶劍
立城西樓自呼曰我金振孫射殺爾數將者也賊羣
至麤而交解之綠衣者亦掖毓峒來謂其僞將流血

灑地百步且罵且行至三皇廟門見有井仆綠衣至地北望叩首繫印曰臣不忠今符罪于泉下矣遂投焉其妻聞之果經死或後而肖孫子金罌妻陳氏亦不屈赴井死婢桂春又從陳氏以死獨毓峒子懋孫憲孫者肖孫謹歷之得不死曰我勿負王孺人言清兵入關肖孫以次年成鄉進士

董生曰當保陽破時肖孫亦被執受極刑屬有天意得脫既不死兩孤而使死者又不暴于露至今每見客必慷慨泣數行官其家忠烈事甚詳予聞之董生賴古堂文選

卷十二

七

故得其詳焉昔人論張巡許遠謂兩家子弟才智下不能通知二父意如肖孫者其亦賢矣哉然則死者其亦幸有肖孫哉

崇禎乙亥，楚豫流寇犯鳳陽，震及皇陵。孝子萬公元亨死之。總督漕運巡撫都御史以其事聞於朝，已閱視。科臣林公淮揚按臣張公覆覈之，請得旌揚如例。嗚呼！孝子者鳳陽司理南昌萬公仲實子也。當流寇從姑山永城來，仲實有母之喪，聞訃，紫辭上官，行有日矣。適因哀毀過甚，杖不能支，遂卧疾。司理之案牘房，忽人馬洶湧，喧聲如沸。仲實曰：誰與？左右曰：燈市鬧時，蓋元夕云。鳳陽故無城，俄而賊已及於司理之賴古堂。文選

卷十二

廿

署矣。左右曰：賊。賊覘之，則流寇也。司理曰：吾必以死殉國。強起披衣，然病甚，輒起輒仆。於是賊急索所爲，理官安在？孝子迺泣語父曰：吾不得復事吾父矣。意着青衫出，大呼曰：死賊！若索官何爲？我迺官也。賊遂厲色脅之。孝子大罵不絕聲。賊首怒甚，嘯命竊賊加刃。所持迺危人食刃，刃無鏑，割不能斷。脰至數十割。孝子迺死。死惟呼阿爹阿爹，賊不知鄉音爲何卒。以爲此理官也。遂置仲實而去。方孝子青衫大呼，其師萬思尹出視之。賊併執思尹，將加刃。孝子復抗聲曰：

若所歆得者官耳何與滌事賊亦卒舍思尹孝子不
獨以身代父且以死免其師嗚呼烈哉仲實爲子官
孝子遇害時賊碎裂其青衫僅存一袖血斑狼籍今
袖上縷縷屬疊不知孰爲兒之血痕孰爲某之淚痕
矣孝子名元亨字爾嘉小字芳生十歲通五經十五
補博士弟子員死之日僅年十有六齡云陳子曰子
讀仲實悉投胎諸詩泫然涕下益無日不望孝子之
復爲其子也夫睢陽之陷張鄧州至願爲厲鬼以殺
賊今大河南北賊連營數十萬淫矢密於蝸毛郡邑

賴石堂文選

卷十二

宅

骸骨相撐拄孝子方且搏顙帝庭謀所以洩其如雷
如霆之怒賊不盡孝子必不肯遽出人世也審矣仲
實試於風號雨泣冰裂霜凝烏悲獸駭之日呼孝子
而以予言告之當有刀劔鐵騎颯然浮空而至者必
孝子也仲實爾時幸無至於哀感捐生以重傷孝子
於冥漠也哉

歸烈婦者，太倉陳鼎彝之女，崑山歸善世之妻也。年十九來歸，而善世年十八，二年而善世死。善世疾革，語婦曰：爾母寡居無子，我即死，喪畢，爾自歸，與母居。養爾母，婦泣曰：妾無歸理。君即死，妾將隨君。善世竟死，婦哭之，顧牀頭劍，拔劍欲自殺。母抱持奪劍，謂母曰：兒必死，業已許夫死矣。自數宜死者四，無子，宜死。年少，宜死。舅姑老，異日無倚，宜死。舅姑自有子奉養，無須我，宜死。曰：趣市棺，我婦人死即殯，不可露尸。母

賴古堂文選

卷十二

其

伺三日夜，謂母曰：兒活一刻，即一刻如刀刺，願聽兒死。侍婢以糜進，不食，則以盂善世前，曰：君食，則我亦食。撫尸哭曰：吾所以悲者，非悲君也。吾且暮死，將惟然。見君獨，吾母老，無子嗣，子又亡，走於外，惟吾與姊二人，而吾姊者，勢不能相收。吾又且死，使六十歲之寡母，窮無所歸，是故悲也。會尸以玉珥，獨一自含，曰：九泉之下，以此爲信。母見其志堅，不可奪，慨然曰：女死，不過一時痛耳。吾且暮之人，適使吾無後，累遂母。子相對，縫衣衾，治殮具，市棺。善世死五日，婦沐浴更衣。

我出拜舅姑舅姑止之悲哀不勝其從大母毛節婦
周氏十九歲喪夫無子執志不移事姑以孝聞朝廷
旌其閭時年八十舅謂之曰如汝從大母者新婦所
親見也顧不足效乎柰何欲死婦曰人各有幸不幸
兩大人皆老新婦年少歲月遙遙事變難料新婦何
敢望從大母死決矣退而復自語曰吾今日惟知不
給夫以生何心爲名母與姑皆毛出池姊妹也姑謂
母曰吾兩人何至立視其死必止之母出棺釘盈握
錚然擲于前曰視之女已如是而謂尚可止乎是夜
賴古堂文選

卷十二

芫

婦自經於牀喉間聲如鋸母壅塞兩耳卧齧被流汗
他姬救之復甦張目視救者頻顛曰徒苦我我終當
死明日日中婦寢以被蒙頭伺人去仍以被裹我爲
蒙頭狀脫身縊死其辭舅姑也龔哀其縊也以殮服
時萬曆三十三年十月十四日也婦之初欲死也勸
者曰盍從爾夫臨沒之言乎婦曰臨沒之言非夫意
也去年里中禁婦者夫死年少無子而獨自居守吾
夫哀其志謂我曰不如速死夫固已命我矣善世爲
人負直無隱情每自知其短刻意自將歎曰我不

何能自好。數爲其婦稱古義。烈事贊曰：烈婦于子爲
泄子婦。親見其事。故得而詳著之。善世初死。婦激烈
欲死。及母聽之不爲禁。家人簇簇私語。咸謂不可留。
乃更小緩縫衣裳。製鞵鞞。與諸親相勞。勉款曲如平
時。初絕粒矣。既浴。乃更啜粥。家人又簇簇私語曰：今
食矣。婦自若也。死而樂之。綽有餘裕。其母之斬決。蓋
文夫不如云。

類古堂文選

卷十二

烈婦字去華金谿名方伯如水王公孫也嫁諸生陳其諤正夫有才色年二十二隨母避亂鹹塘正夫皆病足謁醫客路會兵數萬自石門蹂縣西諸邨落殺老弱無算將近鹹塘初正夫大父蒼梧令玄亭先生生平僻書畫多秘珍者盡以予諤諤尤愛蘇文忠書醉翁亭記真筆常白袖之出必藏烈婦所是日平明烈婦改服蓬首棄簪珥衣襟獨持一手卷蒼骨前與其母倉卒從鄭家源食時兵謀誘自後至烈婦孱不

賴古堂文選

卷十二

卅一

能前哭地上欲遲其父翰卿及弟惟矩而翰卿已晚行見殺不來母彊掖之稍前行得一池汪然深淺二尺許節婦止不動麾母曰孀老矣疾走無返顧告陳郎求我屍此池急置卷池旁一躍入池死母尋亦死三日兵盡翰卿屍先得或傳言烈婦入軍中矣當是時民追贖妻女係道正夫意不樂直視久之弟踊且哭曰若尚不知吾姊耶吾姊前與母發鹹塘語絕痛誓必死者但南求無北索我係姊不妄言遂共行到池上亡有衆皆曰死三日半而肉不浮乎正夫不

聽使人澆其水。則烈婦在焉。出之泥。若一折藕。浴而歛。肌頰玉雪。唯十指甲盡脫。血凝碧。時兵所過。女子無佳惡。馱以副馬。或連繩縛去。踣溪水。輒衣帶漂波。不力者。幾不得死。正夫及是。慟絕矣。始諤祖。其吳孺人。健嘗持孝烈婦。嘗讀書。見崔澹之妻。及呂正獻夫人事。謂君子曰。妾學此足乎。正夫不答。而甚大其志。雅相賓客。事舅姑。孝謹溫溫。無間言。家人以爲長者。然立大節。乃在宋。共姬曹娥間。近世儒者不能及也。

賴古堂文選

卷十二

世

正夫痛之不已。以書告其師陳惟易。問所以禮之者。惟易報曰。必其也。爲其作傳。其喪之也。既衰經而出。以杖拜賓。不辟尊者。卒歿而牀。期而除。食肉飲酒。必感。三年然後娶。有子則服烈婦之黨。如其母之黨。皆加於禮一筭。

授山野記。正統中，李文忠公時勉爲祭酒也。時則闕振擅權，大臣顧使矣。公獨與抗禮，不爲下，又不賀其生辰，振固不悅。及進香文廟，舊時司成有茗筵之獻，公獨否，振深銜之。求其罪無所得。一日，公以彛倫堂大罽蔽陰，妨諸生班，令伐其旁枝，振聞之，遂傳旨枷號國子監前，并及司業趙琬、掌饌金鑑、枷皆重百斤。其一特重，窄口，爲公設也。鑑曰：某年壯，當荷此。公曰：僕雖老，筋甚堅，即以自荷。諸生司馬詢等數百人伏

闕以請，有石大用者，獨乞身代先生，禍猶未解。助教李繼者，常游侯伯間，爲公所厭。至是因某伯求救於會昌伯孫孫帝舅也。是日適生辰，太后有所賜，因附奏。臣此年生辰，每得諸公卿賀，如國子李先生，不過一幅帔子，然辱此君子臨貴爲榮。今諸公皆集，獨李先生爲朝廷拊揚之禁，臣席無此人，竊爲不樂。奏上，太后即邀上問之，乃知振所爲，即飛詔釋李先生。就詣會昌爲壽。夫權璫爲朝廷進香文廟，款之茗筵，於禮未甚過。李公猶不肯，寧至得罪，則其所自處若

可知矣。方禍之刻，權璫熾熾，人宜無敢近者。諸生不顧其死，願代之。此自其義然耳。李繼素為公所厭，以其難，則當時人心之公，其不以喜惡為仇德如此。且允屬守高，自公賈禍，趙司業金掌饌以公，見累宜不能釋。然者，今不惟不怨，且願受重枷，何代無賢阨而知節。此豈出俊厨諸君子下耶？計闈振所以挫折公者，謂可死公耳，不意天恩飛釋，公名因此益重。而趙金二公亦因之有闈振氣焰。今竟何如此事有。

賴古堂文選

卷十二

廿

數端可以發慨者，聊筆之。

如技

絳囊生者名丹。別字太白。其先祝融氏。以火德王。鄴南離子孫。纍纍散處。闡越南粵。巴蜀間。遂以離爲姓。生其苗裔也。生少有異質。顏如渥丹。肌肉豐盛。性復其美。雖中若刻核。而外多模稜。未嘗有所譏刺。人有督過生者。任其指摘。生但頽然垂首而已。與人交。一膜之內。洞見肺腑。故見者莫不津津。漢初時。天子求海國異材。南粵王尉佗。以生入貢。十里一置。五里一堠。得達京師。武帝獵于上林。問生於司馬相如。相如曰。古堂文選。卷十三。世。

卷十三

世

對曰。其才在盧郎。楊子問。甚稱上省。相如故蜀產。雅習生。乃以盧楊並稱。時論屈之。元鼎六年。帝建離宮。處生其中。生素長南方。此地苦寒。雖沾渥恩。顏色枯痺。一旦以計自脫。守吏坐誅者數十人。生每歲朝京師。所過有司。供具甚費。臨賦長唐堯。謂生糜濫廩祿。以耳腴啗人生。無益于大官。請罷之上。可其奏。生既落職。遂學丘液。還丹之術。衣朱衣。肘後常繫絳囊。貯金莖露。往來于七閩。兩廣。夔梓之地。人皆稱爲絳囊。生云。大唐天寶中。楊貴妃聞其名。欲生致之。時生方

結廬于蜀之涪州許擁傳上謁生以一騎馳至顏色
自若妃召見沉香亭見生丰姿皎艷甚憐愛之勅宮
人以金盤注華清池水賜浴其中膚如凝脂芳香迫
人貴妃大笑謂生非紅塵中物賜緋衣一襲常乘朱輪
出入禁中然生以還丹術得幸故廷議肅然丞相曲
江張九齡作賦贈生名益顯其後祿山陷京師車駕
幸蜀生亦遁去襄陽人杜甫避難蜀中其所吟咏多
及生元和中太傅白居易出守南賓時與生爲臭味
交以生美容止命工史繪像爲詩贊之未嘗一惜齒

類古堂文選

卷十三

三

牙生族類既繁而閩中尤盛宋端明殿學士蔡襄爲
作譜牒敘其本枝奕葉甚詳南豐曾鞏知福州爲生
脩寶錄以爲有邁種之德生有側生女弟十八娘者
容色殊絕與閩王審知少女以紅粧相艷貌與生肖
生晚得道常挾黃頭奴號旁挺者先後婆娑于林藪
間其後大丹既成遺棄軀殼尸解以去不知所終
太史公曰予讀列僊傳及僊人本草皆稱生能蠲渴
補髓有功于人非虛語也黃巢之亂幾膏斧鑕以老
媪抱泣享全其天年幸矣端明迄今五百餘載譜牒

缺畧然子孫在閩中以朱紫起家者不可勝數語曰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吾子生亦云

賴古堂文選

卷十三

廿

河東君者三河婦人也。甲族歷代多顯名。若漢天子
營幸其家。築苑以爲居。隋煬帝時。尤被恩澤。錦帆下
揚州。夾堤彌望。綿亘道里。所賜第宅甚多。河東君亦
其族。先世居河東。故號河東君。河東君名絲。字青青。
生而姣好。君眼如畫。性閒婉。動止得人意。稍長。益嫻
娜生態。好腰肢。纖細無此人。或欲效之。不能得。河東
君。擗揄之曰。昔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無以妾爲
學也。所居臨大道。高樓危欄。飾以珍珠之簾。玉鈎銀
賴古堂文選

卷十三

廿四

蒜掩映蕩漾之。旁帶陂塘。瑩榭又多。花亭酒店。玉獮
貴客。過河東君之門。每繫馬其下。而河東君之爲人。
風流放誕。綺窗朱戶。往往以青眼窺人。去其居十
餘里。有樊姓者。生一子。以狂自喜。其父母與河東君
之祖有舊。遂以君字焉。河東君頗聞樊氏子狂。常邑
邑。旣嫁。益悽然不樂。一日樊氏子治裝。將之塞外。博
取封侯。與君爲別。君製陽關三疊。以祖行送之。渭城
自是獨居無聊。時有亂鳥棲止庭樹。君作烏夜啼曲。
以寄恨。常凭高徙倚。每於晚烟曉霧。細雨斜風。未嘗

不淚。霏羅袂。也會偶。遊陌上。遇一豪家。乘玉驄。家僮
數十人。隨行。見君容貌。竟劫之去。河東君初婉拒之。
又甚柔弱。不耐。往暴日。旣摧折。河東君愈慄。悴不得
意。臨秋風。望長亭。顧影自憐而已。其隣人李生者。能
道河東君當年爲言。盈盈十五時。着淡黃衫子。盈盈
者。君小字也。又言河東君有中表妹。挑姬同居。挑姬
艷衣麗粧。河東君則粗服亂頭。不施粉澤。嘗同行。渠
之者曰。挑姬麗則麗矣。然不若河東君。搖曳動人。又
言河東君多態。作大垂手。小垂手。嘗臨水拖綠裙。倩

賴古堂文選

卷十三

七

碧一色。又時作愁蛾。遠山狼籍。可掬。又少學舞。曳袖
若雲。當舞時。或結共裙帶。恐共仙去也。又好人吹笛
杏林梅嶺中。或有爲新聲。以媚之。君輒解。又言河東
君愛春。月中六時。有玉生。姿形濯濯。君見而悅之。曰。
人言正生似我。我亦自謂似玉生。故當時大有微辭。
焉。予聞君故天上星。偶謫人間。故鼻鼻絕世如此。
又聞君有兵術。當周亞夫陳兵時。用君計。每戰必克。
令營中皆呼君爲細君。天子入其陣。甚寵之。又聞京
兆尹張敞。遇君不章。夢後敞做君。爨蕉法。爲婦畫眉。

噴噴人口云

野史氏曰。宋武帝時。有爲靈和殿官人者。見寵侍。嘗三眠三起。亦豈其族耶。聞河東君之姪若姝。居永豐坊。皆倩媚弄姿。其族布滿天下。灞上漢南尤繁衍。大抵輕盈飄宕。其天資然也。寧獨婦人。其男子亦然。又其別族爲楊氏。有女爲唐明皇妃。

穀石堂文選

卷十三

其

綱常名教之任。代必有大人焉。為之主持。其主持是任者。往往名足動乎寰海。而身或不能安乎朝廷。道足昭乎來茲。而力或不能勝乎羣小。程正公在紹聖。朱徽國在慶元。當其時。山陬海澨。庸夫孺子。能知兩公生平。而蔡京邪怒。韓侂胄沈繼祖之徒。號稱士大夫者。迺反摧抑詆陷。不遺餘力。有明王文成。繼程朱而起。而亦有劉瑾張忠輩。剗刃設穽。文成卒濱九死。僅以身免。由斯以觀。聖賢之生。必有奸邪之敵。其敵

賴古堂文選

卷十四

愈盛則聖賢之名愈重。而道愈尊。譬曜靈之麗天。非有蒙汜之入不足顯。扶桑之照。譬江河之行地。非有磯衝石齧之險不足以成。濞拜之觀。揆之古今。若合一轍。不獨三先生為然矣。其在神廟暨此。燹兩朝。則有吉水鄒爾瞻先生。先生自束髮毅然以綱常名教為己任。得王文成格物之說。獨心會於格其不正以歸於正之旨。以為大人質的。當不外是。釋褐會江陵張相。戀位奪情。先生唏噓語同列曰。三綱淪。九法斁矣。是時太史吳公中行。趙公用賢。抗疏力爭。江陵

怒甚。傳旨廷杖先生。當兩太史呼晷闕下血。肉狼藉。皆忽出。彈文袖中。觀者股栗。項縮。翌日。廷杖先生如兩太史。杖幸不死。遂投荒都勻以去。於是先生忠直震於天下。其後神廟知先生爲人望所屬。數起田間。數爲僉任所中。最後熹宗登極。先生繇少宰晉總憲。世方翹跂於先生之柄用。而中涓魏忠賢者。盜弄太阿。南樂魏相助之。先生目擊國是倒置。有急修信史一疏。爲南樂所齟齬。穴逐先生。踉蹌去國。先生去。而中涓愈益無所顧忌。其私人養子。大起黨錮之獄。指賴古堂文選

卷十四

七

先生爲門戶。遂被嚴譴。削奪旨下。而先生則先已厭世矣。先生登籍且五十載。在都勻七載。在里居三十餘載。計其立朝不遇數載而已。其視程正公之西監。朱徽國之待制。位雖過之。而其不能一日安於朝廷。則猶之兩先生終身岌岌也。然自神廟以來。語綱常名教之任。必首先先生。先生出。則天下咸爲拊舞。先生去。則天下咸爲沮喪。其在山林。則或望爲景星慶雲。或奉爲祥麟威鳳。幾幾一炙其羊。采及其舟。車所至。輟絃誦。農輟耒耜。商者罷市。賈者弛擔。亦幾幾一

矣。其丰采以爲沒齒之榮。嗟乎。彼中涓如忠賢輩。誠無足責。迺若彼其之子。儼然擅具瞻之位。夫豈不知人情傾戴。彰彰如是。即或以爲目前輿情可抑。千古公是可案。然前此如京。怒佗胄。繼祖輩。抑又豈不彰彰簡冊之間。而胡以甘心下石。至再至三。予以是知孔子之言命。孟子之官天。真吾道之定論。而非一時自寬之權說也。何者。其所爲奸邪者。設非有物焉。以驅之使與。聖賢爲敵。以成其名之重。與其道之尊。則奸邪亦將有愧悔。奮胸之不服矣。而敢乎哉。是故先

賴古堂文選

卷十四

八

生不能安於朝廷。乃其所以伸於百世。天實爲之矣。先生之學。雖得統於文成。而其指歸。則要期於自得自信。晚年造誼益深。圭角益化。深以矯激着意。爲非。雖奸邪亦內訕於先生之廣大。其群而擊之者。徒以先生之名也。重之道也。尊而實非有所憾於其間也。易所稱龍德大人。先生是也。當之矣。先生沒三載。今上在御。錄用慘禍諸賢。褒卹易名之典。首被先生。其鄉之人。士謀俎豆其上。以比於文文山。羅彞正。予以爲先生道德節義。當祀之兩廡。與程朱及文成諸賢

頤頤。非僅僅如鄉先生沒而祭於其社者。則夫寰海
之俎豆。當自今日桑梓始。予不敏。值先生新祠落成。
因為識其梗槩如此。且以識私淑云。

頤古堂文選

卷十四

九

南和縣治東偏舊有祠祀漢前將軍關公稱帝從時
制也祠居四街中央邑人伏臘所共事邑大夫出入
必式焉既久傾圮不足以揭虔妥靈邑三老某等醵
貲更葺治其彫剝加斷刻丹雘燦然改觀友人白倚
御抱一周生竊書來命紀其事先予是作而嘆曰嗟
乎大義之在人至今未慮哉自古忠臣烈士馳驅
戎馬之場功成身遂垂名竹帛者衆矣其或遭逢不
偶齎恨以終至不保其要領尚論者愀然嚮慕願爲
賴古堂文選

卷十四

宅

執鞭者有之然偏以厲之學士大夫必有不詳其事
不能舉其名姓者惟帝英靈赫奕薄海內外所震服
卽婦人孺監以及狂暴頑梗之徒無不攝心慙志奔
走如不及盛筵截千古一人耳夫帝之從事昭烈也
間關百戰中原無尺土至荊州一晤而西蜀幾危其
所成就不得與蕭韓馬鄧比世好以成敗論人儼薄
之士必因而短長焉而尊崇無異詞將與尼山并列
則又何哉蓋君臣之道斷而復續事雖不成而大義
申于天下也方漢之衰也羣雄競起其間跨方州擁

重兵者所在而有一時雄俊智畧之士抵掌掀袖仗
策而求所合意狂乘時取富貴耳帝獨志存興復視
紛紛者如犬豕欲得劉氏一人可與圖大事者亦嘗
歷九州而相之昭烈處幽燕僻壤埋名旅飯中時人
皆未之知帝在解梁數千里外一朝而遇之以為可
以輔翼漢室清君側而安羣醜漸在此矣委身共濟
雖忠義出於性成而尊至大一統之義講求於左氏
者詎一日已哉不幸而後起夫據偏安一隅國賊未
誅以軀命殉社稷豈非天哉及帝之沒也天不再延
賴古堂文選

卷十四

六

天下萬世矣或曰一時同心舉事者更有桓侯武侯
夫桓侯與昭烈迥同里閭聲聞易達即賢如武侯必
待昭烈自請感知遇而後出均非帝比也且曹氏之
變漢王侯貴戚咸輔弼世曹之宋反尚事讐各出才
智佐逆者指不勝屈帝山石一布衣未嘗北面而事
漢也暗嘔數千里非有生平之素與折節之雅一旦
擇昭烈而翼戴之以踐土食毛之義矢不共戴天之
讐賊誘以高爵厚祿不為動臨以刀鋸鼎鑊不為動

意將侵劉氏一姓歷萬朔而不毀而後遂共志焉至
今三綱不墜人類未淪爲異物皆此等一念維持之
耳蕭韓馬鄧功在一時帝功在萬世豈可同日語哉
傳曰有功德于民則祀之我河北燕趙之區始沒于
亥氏繼脅于曹氏當漢末蔡未嘗一膳正朔帝未及
撫而治之也乃事帝之勤更盛于他所故曰大義之
在人心未熄也南和民愨而士雅好譚忠孝事共新
廟貌而事帝者非但釐祀以望福則嘗進士民而告
之曰帝聰明剛毅不可媚以私絜已而序倫無詭于
賴古堂文選

卷十四

九

行神之聽之矣則又爲邑大夫進一箴焉曰直道可
行民不背德惟帝二千餘年追慕不衰矧夫沛德澤
于部民民其散敷其出又肅神明也無愧于民無愧
于神矣夫如是上下交脩以求終其福是役也烏可
緩哉

士君子仗義成仁。以身殉國。九死而不悔者。豈役于其名哉。而後人之悲思者。往往勢不能禁。時不能移。崇卑隱顯。無所岐視。聞風稱慕。咨嗟涕洟不已者。無他。激于義。動于誠。而不自知其然也。濟南舊有七忠祠。以祀建文時死事之七人。其人爲兵部尚書鐵公鉉。禮部尚書蕪太子少保陳公迪。刑部侍郎胡公子昭。都督僉事平公安。都督府斷事高君巍。東平州吏目鄭君華。濟陽縣教諭王君省。以數公先後捐軀。皆賴古堂文選

卷十四

廿三

嘗有事于茲土者也。萬曆三十九年。巡撫黃公克纘。謁祠。始黜平安。進監察御史丁君志方。謂平安就擒。曾事文皇帝。爲大寧都指揮。使及帝。問無恙。始自經死。故也。嗟乎。平安血戰奮不顧身。文皇帝幾危者數矣。不可謂不忠。而以共死較晚。隱忍。節君子斥之。若丁。御史潛遣妻子。不屈而死。族人諱忌。且有年。陵峇遷。從臺使。者始表祀之。得與七人之列。何其義終不泯也。豈不可思。且勸哉。方文皇之乘勝而南也。若疾風卷靡。且暮渡淮。而濟南爲天下之中。地所必爭。鐵

公時爲布政司叅政輓駕果收潰兵與胡高諸公死
守濟南。兵圍數匝。及三月不下。當是時。文皇欲引兵
北還。向使天下得鐵公等數人。靖難師必不南。而卒
以身殉天也。余至濟南。問鐵公。紹文皇入城懸板。幾
中處。卽今西門也。未嘗不仰首嘆息泣下。又聞公誓
師水西原。高君賦詩見志述。一時忠勇之士。楚衆共
人。姓名或傳或不傳。痛惜久之。而陳公抗節死最烈。
先是曾爲山東左叅政。多治蹟。濟人思之。與鐵公等
故七人者。不出百年。立廟血食。生氣凜然。可以見忠

賴古堂文選

人卷十四

三

義之感人。歷久而不替也。自萬曆至今。垂五十年。地
數苦兵。求拜共祠而已。化爲芻牧之場矣。按祠碣故
有祭田。閩寧請于臺使者。徵祠田二年之租。益以諸
公之捐。崇刻期修繕。丹楹崇宇。視昔有加。鄭王二君
秩甲。皆鐵公屬舊。附別祠于東廡。祭者不至。穢褻尤
甚。余謂鄭君嬰城死守。王君以頭觸柱。義至高。合而
饗之。隆其祀也。位則東西侍。昭其筭也。廣其別祠爲
前楹。述其宇也。祠田凡六十八畝。歲租畝一金。有奇。
以供祠事。可永不廢。主者忌失其業。屢畝而授之者。
爲分巡濟南。食事陸君朝瑛。而庀材鳩工。則御史司
李君承恩之力最多云。

王制有大功者歿必祀於社母之姓氏不見於別傳其事亦別無可紀而獨專祀於鄉以寄信也一飯之恩千金之報於母足矣而猶祀何信有造漢之功而母早物色之觀其郤王孫數言凜凜烈丈夫風槩國士之薦蕭相國不足多者謂母有大功於漢非耶竊獨恠信之後也竟以謀逆誅夫亂臣賊子天下之惡一也邦有叛臣匹婦羞之而猶祀其進食之母此豈人情也哉推食之賜與寄食之感大小辨之矣信不

賴古堂文選

卷十四

三

負母必不負漢背天授之主而欲與市賈之雄從中以爭天下知士不爲也况號爲善將者乎彭王壯士言之寒心漢忌越則蓋忌信舍人告變告信之故智見矣淮人祀母賢母也亦以憐信也嗟夫信功在漢而韓氏爲不祀之鬼母功在信而血食於淮者數百世不絕君子以是悲信之無術而甚漢之少恩也使信能如母無望報之心則漢必不忌使漢能如信之報母者報信則信必不族信不夷呂未必王呂不去漢未必安隱王母子死於后手后旌無少長死於南

北。軍。手。信。目。瞑。矣。高。陵。何。在。毋。祠。如。新。千。載。人。心。是。
非。乃。定。信。雖。不。白。於。漢。其。庶。乎。有。辭。於。毋。也。哉。

賴古堂文選

卷十四

世

賴古堂文選卷之十五

周在梁園客

鈔

豫儀

周在浚雪客

魯兩先生祠記

章

往讀歐陽氏所爲孫明復石守道兩先生墓誌銘。偉其文。嗟異其人。久之過泰安州。有兩先生祠。知爲先生。遊息講業之所。因爲文以祭之。久其祠。頽檐漏瓦。門垣不飭。几筵不具。而兩先生像獨存。共儒衣冠上

賴古堂文選

卷十五

一

坐者孫先生。侍坐者石先生也。孫先生晉州平陽人。舉進士不第。退居泰山之陽。魯人石先生。輒師事之。杖屨必侍。登降必扶。執弟子禮甚恭。魯人觀者皆嘆息興起。今觀其像如生時。余不覺流涕。夫兩先生學成行立。傳于後世。無可哀者。余獨念兩先生躬耕力行。居泰山。徂徠之間。雖嘗官于朝。而不久其位。不大伸其志。卒爲姦人所嫉謗。石先生作慶曆詩。寔譏大臣。尤中奇禍。至困躄身死。幾不免發棺。可謂阨矣。然當時魯人慕之。太學諸生從之。宰相。卿大夫。折節下

之以薦于天子天子加禮益行修其身而不可掩也
自宋迄今六百餘年祠祀春秋不廢魯人無賢不肖
皆稱曰泰山徐先生但徠曰先生而不敢名泰山徠
徠兩山遂若爲兩先生所獨有而向之竊人乘權嫉
謗者如蠅蝮犬吠影響俱泥且不得與草木等太史
公曰富貴而名磨滅不可勝紀惟倜儻非常之人稱
焉後之有志于道者其毋昧于利而怯于義毋競刀
錐之末而失丘山之重亦可以自壯矣而吾齊承先
人之訓遊聖賢之鄉不敢爲不肖而竊恐其未逮不
賴古堂文選

卷十五

二

免與草木同盡此闕章之所以再拜流涕也既撤祭
召兩先生之裔爲存恤惟石氏有奉祠生承基問其
遺書已不存會理問蘇君署州事予出四十緡俾新
其祠侍御趙公倡爲之助蘇君旣謀始而州守曲君
至又踵治之屬武舉張子董共成乃訖工夫聞先生
之風者思見其人謁祠而見其像如生俎豆肅然感
興者必衆况泰安壤接闕里尤近聖人之居者哉乃
刻石告諸生且將以自勵焉

登麻姑過半山亭折而有步許有鼓驟起子澗轟轟
然子說曰雷也客笑曰非也已更百步折有物搖颯
天際下屬崖壁皓然一色子說曰雪也客又曰非也
夫雷必雨俱而雪非沍寒不槩見今日方霽也而時
則暑也胡爲乎雪乎彼轟者何也更前數十步觀之
非雪也瀑也其殼則瀑之墮石而下春于巖壑之間
也子之言謬矣時子酣不自已乃遂躡微磴下猿引
貫叢石抵溪之受瀑處欲細觀其曲折至則寒颼撲
賴古堂文選

卷十五

石俄頃侵肌骨崖端蓬勃澎湃崩雲捲玉餘氣作煙
雨數十丈盤舞噴薄天日爲曠不可仰矚岩下苔磯
層錯奔濤疾激稍失足且逐浪去子數呼客返輒不
應客復招子往顧盼崖石若有所指盡子見其巋頽
張動亦終不聞其語乃大笑旣退語客子于霽知其
不爲雷于暑知其不爲雪萬一過此而造當瞑晦與
夫陰凝栗烈之候者雷與雪亦烏可辨哉夫雷以氣
震非若鼓鐘杙致之屬之有聲可名而雨之結而雪
雪之泮而水與瀑一族也子言果謬哉客笑不復應

是山之奇以泉泉以瀑當陰萬時守相有愛而振之者更爲亭臺花石之屬點染之觀益壯杖屐冠蓋晨夕交道路蓋至于今而殘壞極矣向所玩者委諸宿莽而不可問矣僅盤石間一古柳亦且斬艾不留餘蘓山之興廢則固有時哉雖然觀可改瀑不可改亭臺花石之屬近數歲遠數十歲而瀑之壽千秌也夫泉千秌也則數歲數十歲之興廢固未足以喧寂之矣是日境甚幽觀甚晰所謂客趙子淳生玉衡與予凡三人時庚寅七月十三日邑人徐芳記

予少時入城。登從姑觀。所謂鰲峰蟾窟者。僂而坐于石印之下。心愕焉。以爲奇世不復有也。嗣山中人。有言中方岩石之勝者。心識之。而文言中方之岩。最鑄仙。則益以爲念。顧十踰載。而弗獲過其處。庚寅十一月。久霽。乃率二友。裹糧往驗之。始至。渡小溪。望隔溪之山。雲翔齒立。如馬牛劍盾之狀。以百數。疑于糾結不可復入。既至。乃各有鳥徑。因緣盤折其中。更有清流蕩漾。出于石罅。欬尋其源。不得也。日暮。繇峭嶺。捫賴古堂。文選

卷十五

九

磴下一石如獅子伏。其口上。哆中橫行者。十丈許。縱高各半。小殿一區。舍僧數衆。俯仰淨瑩。有柱礎而無椽瓦。嚴冬掩戶。煦甚。風無從入也。予憊以爲必鑄仙矣。問僧。乃曰。淨土岩。云是夜宿不暇寐。早起。問中方所向。乃從石罅中。得徑五里許。經老虎岩。入而小憩。岩之深廣。殺淨土十二。靜敬之然。亦不暇覓其底。與出岩。行石脊。嵐烟百里。天風吹面。大溪渺渺。穿塵沙下。顧瞻寥廓。此身忽在天半。又里許。經巨石旁。行繞出。其脇墜下。其底得坦址焉。輕鐘徐引。一僧出甬。

予與二友相顧。嗙冷冷然入于石中。也岩之縱廣如淨土而方整。勝淨土寂而曠。此潔而密。所庇奇者。岩中吐橫石一片。可數丈許。如舌之在喉底。其下空澗可仰而過。上構小閣。與樓殿相接。望岩外天如度帛。一幅岩之左右。數石交組。前向如老人立。住岩中者百步之內。自為封域。不復知此外有何世界也。稍前而折梯石數十級。至于挾口。則岩外交組之山至是又束為隘。僅容獨履出隘。清波一掬。繞數百步。小橋度之。宜濯耳釣。蓋隘外左右之石至是又交組焉。

賴古堂文選

卷十五

中澗而曲。可以受水。岩僧阻其口。瀦之泓然。大澤也。再行百步許。梯數十級。達于郊路。則前者岩洞及所瀦之溪各已。溪入數匝。闐然無際。自外測視。皆以為絕壁。一帶不意其中乃有奇奇怪怪。如此予為之尿去不能去。凡物等項。則奇者勝。等奇則右者勝。是非鑄仙。即彼二巖者。足以駭目而壯志也。然而不能不為鑄仙。屈而予足之不至。即鑄仙之勝。終無繇出焉。天。下。事。之。不。可。以。半。塗。廢。也。固。如。是。夫。雖。然。鑄。仙。無。論。矣。彼。虎。巖。淨。土。者。奇。皆。未。嘗。出。從。始。下。然。而。從。姑。之。名。滿。天。下。淨。土。無。聞。焉。人。之。玩。鑄。仙。終。未。有。如。玩。從。姑。者。衆。也。其。遇。不。齊。所。處。之。地。異。也。

故相張公興福莊在東關外延袤數里自菩提寺至
于窰灣嗚呼此灌將軍故城址也相國因而固之即
址爲堤夾植青松環以淥水中有稻田數十畝曲徑
縈紆皆墁蟻垤雨過漉之光彩上射爛若雲母小丘
五六或高或下或方或圓皆作亭檻于上隱以杉檜
雜花冥蒙其外即濠菱荷間發春有稻色夏有荷馨
秋冬之際陵麓丘池綺然明瑟細橋不路曲折迷人
予嘗數遊焉而亭軒頽廢蝨虺來巢慨然屢歎矣堤

賴古堂文選

卷十五

十一

上松風悲踈無時零露淤浥反照狼籍倚樹而憩少
焉復行外眺濠岸內顧池軒涼吹灌耳同遊者每有
寒色堤盡松窮戢聞鐘梵之聲發于地下既駭且笑
則所謂蓮華菴者是也下堤緩步杳不見菴但聞水
聲中雜僧語又在木末尋蹊涉水樹隙爲橋幽狹奇
危過之慄慄僧人習之迎送如飛若無橋者附郭丘
林此殆其勝居然可遺世矣嗟夫昔將軍以雄武之
資提師築城偉焉都市無亦自謂萬世不拔而陵谷
變遷兵火之際城郭無主既已摧爲殘堤荒隴千載

之。後。不。意。有。相。國。者。起。而。獨。之。意。其。當。時。之。盛。臺。榭。
有。災。筮。歌。來。遊。春。雨。秋。月。之。夜。灌。將。軍。魂。魄。亦。或。來。
此。而。悲。樂。其。再。興。然。相。國。身。往。來。久。而。今。已。燕。穢。若。
此。矣。安。知。後。世。此。提。不。復。築。而。為。城。也。耶。予。以。其。數。
遊。也。因。志。之。以。俟。來。者。

頽古堂文選

卷十五

江南人好生。緇衣之徒，因鑿池名放生池。每縣必數處。每月之某日，縣之縉紳先生士庶人，男女少長，各易其生物放之。蓋最盛云。先一日，土人之逐利者，各相謂放生矣。于是漁人取魚，取魚之勇百倍。往者其不素業。漁亦貪取之。其不能于大水，則于一溝一瀆。之水取之。益取其小者矣。童穉之子，垂釣韻譁水畔。上百十爲羣。卽田畝之一勺水，亦有擾之者。是又並其尤小者，亦取之。而貧子乞兒，寵獲廣澤，深痛毒草。賴古堂文選

卷十五

十五

破壤。膚肉不顧焉。其所取之物，大約半生半死。死之有可食者，以餵食之。其不可食者，棄之地。及是日，其死者則又已十之七八。隨死隨棄之地，道路之間，皆是矣。嗚呼！是物之厄也。故放之者，不暇惜，則惜其生者。惜其生者，則易之而放之。池之水有限，其所放漸增之多。共是水物之得水無幾，何夫物之大者，浩蕩乎江湖，卽其小者，一勺之水，卽小物之浩蕩者矣。今放之于是池，吾爲之苦焉。又水少無食，彼此相食。又種類不一，無因聚處。又水以泥濁，不比清流。又鱗甲

之敗無遺。完好放之者，益不暇惜。但放之，放畢相率而拜于佛之前，得意以退，以為吾必有福焉。吾子孫必大自是而放生，益漸多。然物果生耶？不生耶？吾之放生，知其物之生耶？亦知其不生耶？且其放生之意，在物耶？不在物耶？然謂之不放生，又不可何哉？乃退而作放生池記。

賴古堂文選

卷十五

七

○黃氏千頃齋藏書記

戊子之秋余頌繫金陵方有采詩之役從人借書林
古度曰晉江黃明立先生之仲子俞邵守其父書甚
富賢而有文益假諸余於是從俞邵借書得盡閱本
朝詩文之未見者於是深歎俞邵之賢而幸明立之
有後也俞邵一日來告我曰虞稷之先人少好讀書
老而彌篤自為舉子以迄學官脩脯所入衣食所餘
未嘗不以市書也寢食坐卧晏居行役未嘗不帶
書也喪亂之後閉閣讀書箋註數改丹鉛雜然易寶

賴古堂文選

卷十五

五

之前乎未嘗釋卷快也藏書千頃齋中約六萬餘卷
余小子裒聚而附益之又不下數千卷惟夫子之於
書有同好也得一言以記之庶幾劫灰之後吾父子
之名與此書猶在人間也嗚呼往古無論矣自有宋
迄今五百有餘載館閣秘書存亡聚散之跡可按而
數也自金源之破沒也三館之書載而之北建炎中
興書之聚臨安者不臧東都伯顏南下試求清張瑄
海運之議又載而之北大將軍中山王之北伐也盡
收奎章內府圖籍徙而之南及北平之鼎既定則又

輦而之。比以二祖之聖學仁宣之右文訪求遺書申命史館藏積代累二百有餘載一旦突如焚如消沉於闖賊之一炬然內閣之書盡矣而內府秘殿之藏如故也煨燼之餘繼以狼籍舉凡珠囊玉笈丹書綠字緋几之橫陳乙夜之進御者用以汗牛馬葺兕華踏泥沙藉糞土求其化爲飛塵蕩爲烈焰而不可得自有喪亂以來藏籍之阨未嘗有也今晉江黃氏顧能父子藏書及于再世一畝之宮環堵之室充棟宇而溢機杼者保全於劫火洞然之後豈不難哉海內賴古堂文選

卷十五

其

藏書之富莫先諸藩今秦晉蜀趙藩矣周藩之竹居寧藩之鬱儀家藏與天府埒今皆無尺蹠片紙矣汝洛齊楚之間士大夫之所藏又可知也黃氏之書儼然無恙則豈非居福德之地有神物護呵而能若是與古書之放失久矣莆陽曾需雲在史館親見謝承後漢書爲德清方少師携去余問之其後人不可得富順熊南沙爲文官有相譚餘論屬直指使者訪之而不得慶陽李司寇家有西夏寶錄其子孔度屢見訐而終不可得兵火焚掠彌亘四方古今之奇書秘

冊。灰。飛。燼。滅。者。又。不。知。其。幾。何。也。世。變。凌。遲。人。間。之
圖。書。典。記。日。就。漸。滅。今。日。之。流。傳。委。巷。冊。兔。園。覆。瓿。
說。者。安。知。異。時。不。以。爲。酉。陽。之。典。而。羽。陵。之。蠹。乎。然
則。黃。氏。之。書。積。之。固。難。而。藏。之。亦。不。易。固。未。可。以。苟
然。而。已。也。傳。不。云。乎。君。其。禦。備。三。隣。慎。守。寶。矣。人。有
千。金。之。產。肩。緇。絨。滕。汲。汲。焉。惟。慢。藏。是。懼。而。况。於。萬
卷。之。書。精。英。浮。塞。三。精。之。所。留。餘。而。六。丁。之。所。下。瞰
者。乎。藏。之。之。道。何。如。曰。什。襲。以。珍。之。齋。後。以。享。之。視
其。室。蓬。萊。道。山。也。視。其。書。天。章。寶。符。也。藏。蔡。緒。陳。經
賴。古。堂。文。選。卷。十。五。七
而。簡。拜。頌。之。推。借。書。而。補。緝。此。善。藏。之。法。也。善。藏。矣
何。以。能。守。曰。子。又。生。子。孫。又。生。孫。以。守。焉。守。也。藏。之
名。山。傳。諸。其。人。以。傳。焉。守。也。蔡。中。郎。之。盡。歸。王。祭。廬
山。李。氏。之。公。人。誦。讀。此。善。守。之。法。也。善。藏。矣。善。守。矣
讀。之。之。法。何。居。曰。俞。邵。稱。明。立。先。生。之。讀。書。倫。矣。斷
輪。堂。下。之。云。父。不。能。傳。之。子。子。者。俞。邵。子。其。先。人。有
餘。師。矣。而。余。文。何。問。焉。俞。邵。拜。而。起。曰。善。哉。夫。子。之
言。可。以。教。千。古。之。藏。書。者。請。書。之。以。爲。記。已。丑。歲。春

○灣坪龍潭遊記

陳衍

自馬江出海，未至五虎門而近，有村落鱗次于西岸，曰英嶼。越英嶼深入深阻，弁降歌巖峻，岷中有谷曰灣坪，蓋人跡不到之地也。予友郭君復之，獨與二三山客，翦茅草而休焉。霜降木落，山澤之氣通，崇相董夫子，率諸及門之士，相與信宿之。岫回嶂合，塞煙四起，空庭日午，露氣始乾，鹿麕掠窻戶，見人不驚，野雉群飛，而雉境既閒靜，遊者相顧欲僊，而復之曰：未也。自此緣崖而北，有大小龍潭，久晴老龍化為蜴，金色

類古堂文選

卷十五

文

燦爛浮水面，四顧黑霧如墨，汗直接蒼昊也。于是諸子更踴躍鼓勇，腰鎌荷插，披榛莽以入。越山背即闢水聲，大谿繞山東下，將趨于海谿兩岸皆叢菁密篠，巨木槎枒交互，之不可行，行者從谿內，惟石跨躡，迤流而上，石之形不一狀，凡人世所服御之器，無不似凡鳥伏獸，闢以及異類，不可方物者，無不有而踈密向背大小高平交錯得宜，雖至巧者欲更其位，不得。雲浪雷吼，百道滌洞，澁薄于石隙，以流迨石隘，甚偏不得流，則噴濺怒溢，衝拂石上而過行者，雖履鳥在。

石。實。若。挾。重。霧。駕。洪。濤。浮。遊。于。虛。空。矣。小。龍。潭。狹。而
屈。曲。水。簾。隔。之。寒。簾。度。石。壁。又。谿。行。里。許。始。及。大。龍
潭。山。至。大。龍。潭。益。奇。水。氣。益。寒。色。如。靚。澎。渤。崩。騰。之
勢。亦。益。奮。矣。石。如。夏。屋。者。三。匝。潭。而。立。石。罅。灌。水。皆
倒。垂。輒。受。相。觸。瀑。布。自。石。頂。奮。怒。噴。激。而。下。濶。丈。餘。
高。數。百。尺。聲。如。萬。車。並。發。地。爲。之。震。日。光。旁。射。瀑。腰
如。晚。虹。五。色。絢。煥。動。搖。變。幻。雖。善。視。者。不。能。指。也。潭
方。不。及。半。畝。而。深。杳。不。可。測。度。予。及。同。遊。者。倚。立。潭
側。屏。塞。岑。寂。復。之。又。曰。凡。龍。將。出。時。必。有。小。魚。八。九
盤。旋。偵。探。若。先。驅。也。者。噫。信。其。爲。神。物。所。居。夫。

賴古堂文選

卷十五

九

周在梁園客

豫儀 周在浚雲客 鈔

周在延龍客

遊焦山記

鄒祗謨

焦山在大江中，距丹徒東北九里，古曰譙山。南史有譙山戍，及江淹譙山集詩，所謂輕氣暖長岳，雄虹赫遠峰者是也。其名焦山者，不知在何時相傳。爲漢處士焦先所隱，故得名。云余生於毘陵，至丹徒，不二百里，舟車之迹，時時相尋，而未一至其處。丙午四月初

賴古堂文選

卷十六

一

夏，始得涉江，窮山之勝，因歷三詔巖，憇旻然祠，訪蔡邕。焦君贊碣，尋宋真宗封明應公碑，或得或不得，同遊者皆慨然嘆息曰：非處士不能長有此山也。夫處士則局常一至此山，故蓋處士自建安初，留陝界，十六年，竄河渚，至嘉平餘卒，幾歷一甲子矣。時丹徒已爲吳地，處士詎常結廬露寢於其間耶？若其避白波

東，容揚州，則處士方年二十餘，娶婦有家室，何必營瓜牛之廬焉。其時當初平建號，大亂方始，又何所得

公車之辟也。至蔡邕死，初平之三年，正處士狂揚之日，而焦君贊云：惜哉朝廷喪茲舊德。夫所謂舊德者，乃年二十餘之處士歟？又云：廼徵廼用，將受衮職，徵用之文，又卽三詔之說。所自來歟？則蔡邕之所謂焦君者，自有其人，其名已不彰矣。而遂謂之焦先，可歎。若夫焦先之爲人，絕親戚，離室宅，釋衣服，閉口不言，以終其身，耿輔以爲仙人，傳玄以爲鳥獸，皇甫謐以爲不得而知，此其意豈騰騰於後世之封祭而孰從而夢之，且得而封之，又得而加號之，歲祀之於其

賴古堂文選

卷十六

二

地歟？夫西津北固之間，固孫劉籌兵處也。壽丘瀉鵠諸山，宋武崛起之遺跡，猶有存焉者。南徐又宿當天，下重兵處，巨鎮屹然而獨此一山者，猶藉絕親戚，離室宅，釋衣服，閉口不言之處士，以傳其名，使遊覽之徒，得以此陰松，擁倚巉巖，而徘徊顧望於其際者，遂若有幽林絕壑之心，則譙山之成而易爲焦山之隱，亦詎失其人與地之宜乎？嗟乎世固非其實而歸其名者，使後有懷處士之風而曠然遐舉，其亦思處士之所以爲茲山重而無從高慕乎？其名也哉。

淦城東百華寺側有陶公讀書臺其下曰洗墨泉亦以陶公名子按部至淦祭練公子寧祠已間過百華寺荒寂若無人洗墨泉甃爲井獨共臺爽塏冠山椒左引城郭下俯贛江而背枕東山萬嶺參錯蟠結南接于峽茲練公之故里也于時霜露旣降葦菊丹楓照耀巖谷水西居人烟火斷續迷離所謂百文峰者皆不可卽而歸然在望臺之勝以是焉具陶公鄱陽人後從潯陽誌載其毋湛爲淦產或偶過外氏遂留

賴古堂文選

卷十六

三

讀書耶公嘗運甕投博自言當惜分陰度其執卷陳冊時志未嘗須臾忘天下也卒之奮跡艱難敷以偏旅當大寇破滅群醜節鎮八州拜大將軍劍履上殿而謙退固讓引疾遜位以功名終謂爲善讀書焉可矣史嘗共擁兵上流常有窺晉之志以折翼之夢而止夫舍其平生行事而以夢掩其大節是孰徵而孰信之哉是說也前人論之詳矣余不必深辨瑩東北四百步山谷間爲劉次莊戲魚池隄崩水涸戲魚堂石刻不存而土人言然魚善鬪絕異常魚春夏間尚

有之。嗟乎。以練公之忠。生于塗水。過其里者。宜無不
憑乎。若陶公不過偶至其地耳。其遺跡與次。莊石刻。
同。蔓草而後。人每流連不能已。然則其人之碌碌
者。雖名園別墅。雄踞都會。不移時而姓名零落。榛莽
苟其賢者。毋論生長之故里。卽偶焉遊憩。謫居之所
閱。千百黍荒。取窮谷其流風餘韻。追慕之不衰。子登
臨。四望。慨乎有奮興焉。書以遺後之君子。

賴古堂文選

卷十六

公名斥，父珂，少孤寒，配李女，李聖善，生公公。鳴于腹，母弗惡，私喜兒必奇，當貴。公生而敏給，善諧譎，語近訐，人畏其口。公實坦中，不畱，無藏宿，卒未成進士。除滋陽令，公銳自見，性犇急剛鯁，左右不寒而栗，雖心讐廉直，終暉明威，非已利，思易令。會王孫市磔人，怙百足，鬼寃弗信，公執咎獄行，立忤諸王孫，羣僉因緣黨構之，直指弗察，暴劾公。上怒，檻車徵繫公，下刑部獄。公神色罔爲動，詎笑自如，洎對簿，負直容詞，瘡類古堂文選。

卷十六

序

上理官銜也。志殺公，賴惜公者，力爭僅免，猶謫遷睢陽。十年弗肆，海內咸知寃憐公，鮮有能薦達公者。固無熱中，李母復日訓以偕隱，安曳尾塗中，爲文皆奇，謂古人可伯仲也。然懷安，故笱弗富有詩文數十首，行世，知必有迷者，初娶程生一子，繼趙三育一，豔貌蒼黛，未可知也。公已卯疾作，庚辰劇，惡負惡聲，終不見察，上疏求直于帝，鬼不可因，竟憤患失志死。誌曰：宦弗達天也，命也；壽弗求天也，命也；夭也，命也；人其如何哉？或謂公繼娶楊揚武林人，豈材色，公以楊

宋比玉墓表

金陵顧與治來告我曰夢游與莆田宋比玉交夫子
之所知也。比玉没十餘年矣。夢游將入閩。訪其墓。酌
而哭焉。比玉無子。墓未有刻文。敢請于夫子。興化李
少文亦比玉之友也。巡方於閩。屬表其墓而刻焉。夫
子其謂何。嗚呼。比玉之死。吳門也。余與程孟陽欲空
之虞山。而其家以其喪歸。孟陽期予往吊。久而未果。
與治之爲予與孟陽之志也。其忍辭比玉諱珏。姓宋
氏。莆田甲族也。比玉負才藻。踔厲風發。少爲諸生。不

顧古堂文選

卷十六

崇

能俛首帖括。以就舉子尺幅。志愈高廣。不屑與鄉里
衣冠相隨行。鬪雞走狗。滅没里巷間。自其年三十餘。
負笈入太學。僑寓於武林。於吳門。於金陵。滯滯不歸。
卒以客死。其爲人也。以文章爲心腑。以朋友爲骨肉。
以都會爲第宅。以山水爲園林。以詩酒爲職業。以翰
墨爲娛戲。故其雖窮而老。老而病。病而客死。而浩浩
然。落落然。如無有所失也。比玉好爲詩。橫從穿穴。信
其手腕出之。於心腎猶無與也。善八分書。規撫夏承
碑。蒼老深穆。骨格斬然。畫出入二米仲圭子久。不名

一家之愛施易不自以能事不受促迫或即席賦詩
或當筵染翰或伸紙滌研從容揮酒或書窻浣壁淋
漓戲劇當其酒闌燈炮興酣落筆若風雨之發於畢
續若鬼神之憑其指掌或醒而求之以爲不能加也
或息而視之忘其誰在也其神情軒舉開顏譚笑可
使愠者平悲者喜仇者釋蕭閒迤逦不爲崖岸庸人
賤隸人人得至其前意有所不可王公大人不與易
也嘗從人便面得孟陽荔枝酒歌寤歎慨慕必求得
其人而後已兄事孟陽久而益共其沒也孟陽撫之

賴古堂文選

卷十六

芒

瞑而受舍程宋之交君子以爲有終始也嗚呼京兆
之阡北邙之塚高墳石闕巋然九京者多矣松楸鬱
盤碑版相望樵人牧豎行歌過之而士大夫鮮有回
車太息者比玉一老書生歿無三尺之息一抔之土
沉埋于陳根墮樵之中乃有如與治者訪求其墓乞
文以表之董相之陵下馬之石猶存白傅之墳漬酒
之土嘗濕以今視昔豈不然哉百世而後風人志士
義與治之爲必有過比玉之墓回翔而不忍去者其
益以此知比玉已矣與治往謀於少文伐石而誌之

曰是惟莆陽宋比玉之墓虞山錢謙益爲之表

賴古堂文選

卷十六

艾

烈婦名有華字去華姓王氏金谿縣學生應蕃之女而陳其諤字正夫者之妻也丙戌冬僉都御史郡人揭重熙出兵過金谿襲撫州敗績于文昌橋復走金谿金穀垣王得仁自南昌來追放兵大掠自黃通至石門士民無老弱盡殺之枕尸七十餘里婦女悉擁挾以去邑爲之空烈婦赴水死十一月七日也年二十有二嫁其諤纔五年無子丁亥十二月十六日始克葬于東城外柳源附姑許氏墓右後五年金王死

賴古堂文選 卷十六

贊

南撫道通其諤始克具啟尋余乞爲銘且屬爲求諸詩歌以彰厥婦焉世溥讀而歎曰烈婦之不泯也以夫子存而夫又郡所推篤行能文章者也嗟乎金王之暴荼毒徧十三郡枕藉至不可聞而女子亦什居三四焉或夫婦同死或從母死攜女死同妾媵死或姑妯妹同死或與鄰媪嫗死其不及爲人所聞見而不傳者可勝道哉夫名與身孰親女子之能自貴其身也甚于男子彼身之不惜而奚有于名雖然此亦生者所以致共無可柰何相酬于無窮之意而已而

亦未嘗不足感激夫生者也。若曰：身之不惜而奚有于名，則反而用之。男、子、女、子，皆豈可復問乎？吾是以感正夫之誼，重爲君慰，而因以悲夫不及知者，乃爲銘表之曰：

從一而終，婦人之常。遭時鼎沸，刀解水殤。知幾何哉，普天相望。不遇筆墨，孰知潔芳。皎皎烈婦，義比沉湘。誰謂清冷，而若探湯。而我因君，悼彼幽光。事同跡異，湮沒不揚。身名俱滅，實可悲傷。馮爨之宮，河伯之疆。聚歛貞骨，與君偕臧。君其求索，相與嬉翔。洗滌魂魄，賴古堂文選。卷十六。罕。

偕遊帝鄉，勿以未聞。眷戀下方，真性不朽。虛名可忘，其照星日。視此銘章。

